

芬芳
一叶

我的“宝总泡饭”

◎展颜

《繁花》热播,带火剧中的各种美食。

最火的一款莫过于“宝总泡饭”。

每每结束一天的打拼工作,宝总就会去进贤路上的“夜东京”里吃碗泡饭落落胃。正如“香得来”的排骨年糕店是汪小姐的情感避风港,“夜东京”也是宝总的情感避风港,而那碗搭配黄泥螺、红腐乳、虾籽鲞鱼、肉松、酱瓜、油条蘸腐乳汁六样小菜的上海泡饭,成为宝总最爱的至上美味。

泡饭,又叫烫饭,对在南通长大的我一点儿也不陌生。从小,我就是吃泡饭长大的。

不过,记忆里我的泡饭美味小菜,和宝总略有一些不同。

相同的是红腐乳、肉松。记得小时候常吃的是石港腐乳和太仓牌肉松。四四方方、油光闪亮的红腐乳,特别下饭。而肉松,则是难得一吃的高级美食,如同橘子罐头一样,每每都是生病时才有得吃。

黄泥螺,我向来不爱,但记得老爸很喜欢吃。虾籽鲞鱼和油条蘸腐乳汁的吃法似乎在通城不常见,至少我小时候没有吃过。酱瓜是吃过的,不过我不喜欢玻璃瓶装的酱瓜,倒是很爱爸爸在菜场买来的零卖酱瓜,搭配毛豆炒,也挺下饭。或者酱瓜换成萝卜干,萝卜干炒毛豆,更好吃。

咸鸭蛋配泡饭,我认为是绝配。小时候吃的不是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咸蛋,而是“妈妈牌”咸蛋,也就是说是妈妈自己腌的咸鸭蛋。腌蛋的流程我不懂,单记得有一个环节是用厚厚的泥巴裹住鸭蛋放入坛中。每次要煮咸鸭蛋,就会取几只出来,洗净泥巴。不过,也不知是鸭蛋本身有点变质了,还是妈妈的手艺达不到精湛,总之做不到只只咸蛋能冒油。所以,偶尔能吃到一个冒油的咸蛋,就仿佛中了大奖一样开心。至今仍不忘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。

家乡还有两道非常美味的下饭小菜,令我念念不忘。其一是野鸡丝,其二是炒甜面酱。野鸡丝通常是春节前炒,冬季温度低,便于存放。将甜包瓜、瘦肉、生姜分别切成细细的丝,三丝合一混起来炒,肉丝便带上了姜味和包瓜的甜味,口感很奇特,我尤喜欢挑里面的肉丝吃。炒甜面酱则是夏天时炒,混入肉丁、花生米或者毛豆,吃的时候,我专挑里面的配料吃,不知不觉就吃掉好多。那时,若桌上有这两样小菜,我是可以连吃两碗泡饭的。那是记忆里最美味的早饭。

时光荏苒。如今,早饭花样比童年时多了不少。有时赶时间,我常以面包或包子果腹,竟觉得吃碗泡饭成了奢侈,更别提自己去准备佐餐的小菜了。看完《繁花》,意犹未尽,突想去复制一份童年的“宝总泡饭”:一碗泡饭,搭红腐乳、肉松、萝卜干炒毛豆、咸鸭蛋、野鸡丝、炒甜面酱六样小菜,那我大概一连可以吃完三碗泡饭。



岁暮

◎任惠均

腊月的情绪

◎孙同林

进入腊月,春节一天天临近,春天也更近了,心里便有了一种别样的情绪。

在腊月里,人们总觉得有一种迫切的期盼,尽管每个人所期盼的内容不同,即使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年龄段所期盼的内容也不尽相同,我以为,腊月里怀有一份期盼,是件好事情。

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,不管日子过得怎样,如意也好,不称心也罢,我们都要面对,给它画一个圆满的符号。我更喜欢那个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说法,旧生活总会过去,我们又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小时候,在腊月里,我们盼过年的愿望很简单,那就是对一身新衣裳、几种美食、几块压岁钱的期盼,是对亲戚之间互相走动时那种亲情的期盼,还有对自己在新年里又增长一岁,能快快长大的期盼。简单的期盼,伴着岁月一起成长,随着时间的消长,这样的期盼渐渐变得不再那样简单,那样纯粹了。

腊月里的电话有点多。身在南方城市的孩子在电话里说,你们来南方过年吧,这里天气不冷,比较舒服;母亲说,你们回来过年吧,老家房子大,宽敞,有你们小时候喜欢吃

的东西……双方的电话,带着关爱,带着温暖,一股浓浓的亲情顺着电话“线”递进,弥漫开来。

腊月里要做的事情很多。

要打扫房子、要祭灶、要蒸馒头,要蒸年糕、要烹炒煎炸、蒸煮食物,还要写春联……农家生活上的许多事情好像都要集中在腊月里,但也把所有的幸福和快乐都集中到了一起。

在腊月的情绪里,有一种渐渐的满,是圆满,这种感觉,在乡下更为实在。新年临近了,乡村开始热闹起来,长年在外的人们开始返乡,那些曾经熟悉的身影和乡音,忽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身边,远处的一声招呼,近前的两句问候,足以感受到一种热络与亲切,这是一种乡村亲情的圆满。一年的劳作与忙碌,此时稍微消停了一些,人们可以静下心来享受收获的快乐,这一年中,每个人,每个家庭,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些收获,收获在每个人的心中,也在每个人的脸上,洋溢着的是份满足。在腊月的乡村,我时常能看到这种对生活、对日子感觉满足的笑容,那是腊月的乡村自然流露出的满足,农人的期望不高,所以,他们很少有愿望得

不到满足的时候。

我喜欢在乡村的腊月里感受那一种容易满足的情绪,那样坦诚、实在,让人心里踏实。

在腊月的情绪里,有一些是被腊月里的氛围和充溢在空气中的味道所左右的。晒在农家门前腊味的色泽,厨房里蒸腊肉、煮咸鱼的香味;偶尔炸响的鞭炮的脆响,鞭炮爆燃后在空气中留下的硝烟的味道;场院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的乡亲们,在乡亲们身边钻来跑去的孩子们;村舍上空升起的炊烟和弥漫在空气中的各种烹制食物的香味;归乡游子出现在村道上的身影……都会左右腊月里人们的情绪。我喜欢一种时时可能被左右的情绪,它存在不确定性,它也时时处处带给我们惊喜。

腊月里的老人情绪有些复杂。

怎么一下子年就又来了呢?怎么一下子就又多了一岁呢?一年又一年,好像才进入中年,这么快就步入老年。这种情绪是对美好生活没有过够的体现。

任你持有怎样的情绪,年照旧在腊月的琐碎忙碌里一路奔跑而来,把吉祥和祝福带给我,带给你,也带给他。

唯有暖锅抚慰人

◎林小森

我年少的时候,祖母已经老了,但她是一个倔强的人,平时依旧单独居住和开伙,82岁的时候,她仍准备烧全家的年夜饭。我爸给她打下手,做了白斩鸡做熏鱼,做了蛋饺又做八宝饭,我妈困惑于他们母子做了那么多道菜,我爸竟还要弄一个暖锅。对,就是电视剧《繁花》里,宝总在至真园的桌子上面对的火锅,古旧的黄铜色,内圈放入滚热的炭,外圈注入高汤,可用来涮羊肉。

不过,我们家的铜锅不是为了涮生肉,而是放入层层叠叠的食材,做成一份扎实的什锦暖锅。暖锅下层要放很多素菜,包括老豆腐片、冬笋片、萝卜、黑木耳、各色菌菇,上层依次放上火腿片、鱼丸、肉丸、蛋饺、鹌鹑蛋和大虾,我爸会按扇面分布,

将五颜六色的食材排布得非常美观。

我妈一直在嘀咕:“做了四碟八碗还不够吃吗?还要额外买这么多无烟炭,真是不嫌累赘。”

我爸也不反驳,只是将暖锅放在团圆饭桌的正中。他的年夜饭吃得断断续续,每过约十分钟,他都要打着伞,冒着冷雨,穿过小院,将奶奶在灶间炒出的菜端上来。大家吃到年夜饭的尾声,我爸才突然想起来一样,慌慌忙忙用一个畚箕,将引燃的炭块夹到暖锅中央的“炭圈”中。

暖锅迅速开始“咕嘟”,冒出鲜香热气。饭桌上的大部分人已经陆续撤离了,小孩去外面巷子里放鞭炮,大人看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去了,奶奶终于坐了回来。我发现,

她累得矮了一截,腰弓如虾,解下围裙的动作吃力又缓慢,我爸赶紧热了半盅绍兴黄酒,端到她手上。举目一看,一大桌人已经把年夜饭吃了个七七八八,红烧鱼结起鱼冻,糖醋排骨凝冻出白花朵的荤油,蔬菜只剩盘底子。我爸赶紧把盘碗尽可能撤掉,把暖锅移到奶奶跟前,他笑道:“幸亏准备了暖锅,妈,你还有一口滚烫的新菜可吃。”

我陪着他们,借口是“晚会开头都是歌舞,闹得慌,我不爱看……”其实,我和我爸都切身感受到了一个老人家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前,必然体会到的那份水落石出的苍凉与百感交集。我们都明白,烧年夜饭的人也需要窝心的陪伴,需要一个完整丰盛的大暖锅。

玉兰
一瓣心窗
片羽